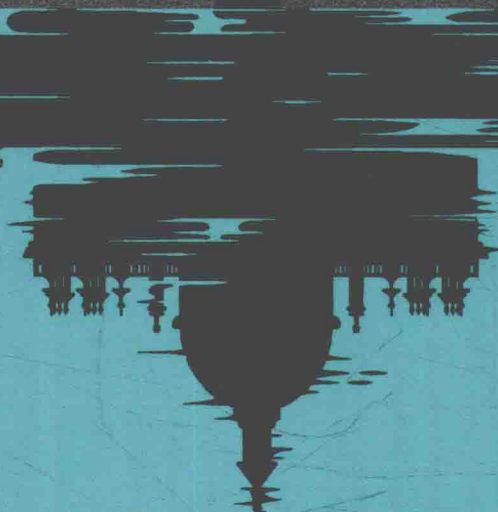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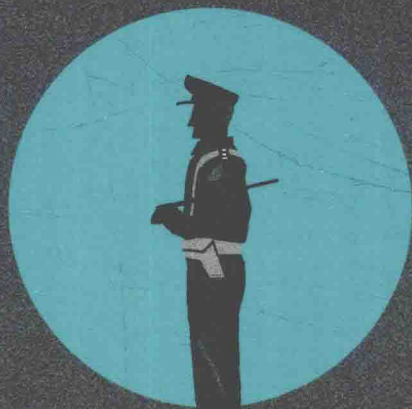


Evelyn Waugh

伊夫林·沃作品系列

故园风雨后

[英] 伊夫林·沃 著 王一凡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 伊夫林·沃作品系列 |

故园风雨后

BRIDESHEAD REVISITED

[英] 伊夫林·沃 著 王一凡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Evelyn Waugh
Brideshead Revis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7 by Shanghai 99 Readers' Cultur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故园风雨后/(英)伊夫林·沃著;王一凡译.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伊夫林·沃作品系列)
ISBN 978-7-02-012415-2

I. ①故… II. ①伊…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英
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29982号

责任编辑 朱卫净 邱小群 刘佳俊
封面设计 高静芳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开 本 890毫米×1240毫米 1/32
印 张 13
字 数 283千字
版 次 2018年1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2415-2
定 价 49.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作者的话

我不是我：你也不是他或她
他们不是他们

献给劳拉

前 言

这部小说此次再版，有不少细微增补和一些重要删减之处，这些增删让我失去原本在同辈人中享有的尊重，把我带入一个我并不熟悉、充斥着读者热情来信以及媒体摄影记者的世界。本书描写了上天眷顾的一群各不相同但又紧密联系的人——这个主题也许有些自以为是和宏大，但我不会为此致歉。我更加不满的是它的形式，还有很多明显缺点也许只能归咎于我写作此书时所处的环境。

1943年12月，我在跳伞时受轻伤，得以幸运地离开军队，休息一段时间。富于同情心的指挥官让我一直休养到1944年6月，所以此书得以完成。我带着一种连自己都觉得奇怪的激情写作，同时又迫不及待地想重返战场。那是一个物资匮乏、灾难又迫在眉睫的凄凉时代——一个只剩下大豆和基本英语的时代——因此，书中充满对美食和美酒贪求，对过往辉煌的怀念，以及对修辞和华丽词藻的偏爱。现在，我不再忍饥挨饿，不免觉得这部分内容令我生厌。我改动了一些比较粗俗的段落，但并没有将其完全

删除，因为这仍是本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至于朱莉娅在情绪爆发时说的关于罪孽深重的一番话，以及马奇曼侯爵临终前的独白，我对这两处的态度是矛盾的。这当然不是真实人物说过的真实的话。但这两个处与其他部分，比如说，查尔斯和父亲早期相处的几个场景大不一样。我并不愿将这两处放在一本在其他部分都基于现实的小说中。但我在此将这两处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因为，这两处就像是勃艮第美酒（很多人都把这个词拼错了）和月光，真实反映出写作者当时的心境；当然，我保留这两处，也是因为很多读者喜欢，可这并非首要因素。

在1944年春天，人们怎么也不可能预见到今日大众对英国乡村庄园的狂热喜爱。在那时，这些代表我们国家重要艺术成就的古老庄园似乎注定会像16世纪的修道院一样，走向衰落与破败。所以，我当时热切而虔诚的心情不免显得有些夸张。今天，布赖兹赫德庄园已向游人开放，庄园里的珍宝被专家重新归置，建筑得到比马奇曼侯爵时期更好的保护。英国贵族好好保护庄园，其完好程度在过去简直无法想象。胡珀之流的冒进举动在很多地方都被叫停。因此，本书的不少内容便成了对一副空棺材唱出的赞歌。可如若要使此书赶上潮流，除非将其彻底摧毁。本书表面上描写的是20世纪20及30年代的情形，实际上，却是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忆录呈现给年轻一代读者的。

伊夫林·沃

1959年于库姆弗洛里

目录

前言 1

序 幕 旧地重游 1

第一部 我也曾生活在世外桃源 19

第二部 旧地荒芜 169

第三部 拉动命运之线 257

后 记 旧地重游 395

序 幕

旧地重游

我到达C连在山顶的尽头时，停下脚步，回头眺望，军营的全貌透过清晨灰蒙蒙的迷雾，从脚下映入眼帘。那一天，我们正要离开。三个月前，我们驻扎此地时，这里还是一片白雪皑皑；现在，早春的第一批新叶正舒展开来。三个月前，我暗自思量，未来无论还会有多么荒凉的景象摆在我们眼前，我恐怕也不用担心它会比眼前这一幕更加残忍。现在回想起来，这里没有给我留下丝毫快乐的回忆。

我与军队之间的爱在这里消失殆尽。

这里是电车轨道的尽头，喝得烂醉如泥的士兵从格拉斯哥回来时，可以在座位上打盹，睡到终点再被人唤醒。从电车站到军营大门还有一段距离；在这四分之一英里的路程中，他们有时间在走到哨兵室之前把衣服扣好，把帽子戴整齐。在这四分之一英里的路程中，水泥路面逐渐被野草取代。这里是城市的最边缘。密密麻麻、整齐划一的住宅区和电影院在此终结，穷乡僻壤由此开始。

军营所在位置不久前还是牧场和耕地；小山洼里的农舍现在是军营指挥部；爬满常青藤的断壁残垣曾是果园的围墙；洗衣房后面还有果园的半亩残缺老树。军队进驻前，这里原本是要清理拆除的。如果再有一年和平时期，那这农舍、围墙、苹果树都将不复存在。光秃秃的黏土河堤之间，已经铺好半英里的水泥路面，路两侧纵横交错的露天沟渠表明市政工程的承包商曾经在这里设

计了一整套排水系统。如果再有一年和平，这里将成为城郊住宅的一部分。可现在，让我们度过整个冬天的小屋只能等待被拆毁的命运。

路的远处，是大家冷嘲热讽的对象。哪怕是在冬天，它也处于四周大树的半遮半蔽中。那里就是市立精神病院，铸铁的栏杆和庄严的大门让我们营地粗糙的铁丝网相形见绌。天气暖和的日子，我们能看到精神病人在细长的砂石小路和修剪漂亮的草坪上走来走去，蹦蹦跳跳。他们是快乐的卖国贼，早就放弃对不平等的抗争，消除任何疑虑，完成全部职责，毫无争议地成为这个世纪所有成就的合法继承人，心安理得地享受继承自前人的一切。以前，我们行军经过时，士兵们会隔着栏杆，冲着他们大喊：“给我把床暖着，哥们。我很快就会来了。”可我手下才调来的排长胡珀嫉妒他们享有的特权：“希特勒如果在这里，会把他们都送进毒气室，”他说，“我认为我们应该从希特勒身上学点什么。”

隆冬时分，我们进驻此处，我带来的是兵强马壮、充满希望的一队人。我们从荒野沼泽来到这片码头港区时，大家纷纷传说，我们终于要被调往中东了。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清扫积雪、平整演练场，我看到他们脸上的表情从失望变为听天由命。他们嗅着从炸鱼店飘出的香气，竖起耳朵听着熟悉的象征和平的工厂汽笛声和舞会音乐声。在休息的日子里，他们无精打采地在街角晃荡，一有长官靠近，便赶紧躲开，生怕对长官敬礼会让他们在新情人前失了颜面。连指挥部里，堆满记录小过小错的违纪条和请求准假的事假条。天色半明半暗，在装病者的哀号声、抱怨者阴沉的脸色和呆滞的目光中，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而我，不管怎么说，都应该去鼓励他们——可我自顾不暇，

怎么去帮助别人呢？将我们组编起来的那位上校在我们驻扎此地期间被提拔，调到很远的地方去了，继任者更年轻，不怎么讨人喜欢，是从另一个团来交叉任职的。战争刚爆发时，一起接受训练的志愿兵现在还留在食堂的所剩无几，他们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几乎都走了——有的因伤病退伍，有的被提拔到别的部队，有的转到文职部门，有的自愿加入特勤队，有一个在野战靶场不幸身亡，还有一个被送上军事法庭——他们的位置被新兵代替。这段时间里，收音机无休止地在休息室播放，大家还没到晚饭时间就猛喝啤酒。一切都和以前不一样了。

三十九岁的我在这儿变老了。每到傍晚，我就感觉身体僵硬，疲惫不堪，不想踏出军营半步。我形成独占固定的几把椅子和几份报纸的习惯；我有规律地在晚饭前喝三杯杜松子酒，一杯不多，一杯不少；九点整的新闻一过，我立刻上床睡觉，并总是在起床号响起前一小时烦躁不安地醒来。

在这里，我最后的爱消亡了。它的逝去，是那样悄无声息。在我驻扎营地最后一天前不久，我又在起床号吹响前醒了，躺在尼森式活动营房中，盯着眼前的一片漆黑，耳旁是其他四位同屋人低沉的呼吸和喃喃呓语。我在脑海里翻来覆去地想着那天要办的事情——我把两个要参加武器操作培训的下士的姓名报上去了吗？今天我手下超假不归队的人数又会是最多吗？我能够放心地让胡珀带一班预备兵出去勘察地形吗？——我在黑暗中躺一个小时，惊讶地意识到，在我内心深处，一种长久以来处于病态的东西悄悄死去。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位进入婚姻第四个年头的丈夫，突然明白，自己对原本深爱的妻子不再有欲望，不再有温柔，也不再有尊重；有她相伴时不再高兴，更无意取悦她，对她以后可

能做的、说的、想的一切，都不再好奇；不奢望改善现状，对失败也不再自责。我很清楚这种婚姻理想幻灭后的乏味状态，因为军队和我的关系就像婚姻。从最初纠缠不休的猛烈追求，到现在，除了由法律、责任和习惯组成的冷冰冰的联系，再没有剩下其他什么。我出演这部家庭悲剧中的每一场戏，发现原本小小的口角变得越来越频繁，眼泪越来越难以令我感动，争执后的和解也越来越不甜蜜。最后，这关系中只剩下疏远和冷漠的指责。我越来越坚信，错不在自己，而在我曾经爱过的这个人。我察觉到她语气中的虚伪，并学会忧心忡忡地辨别她的语气；我看到她眼中的茫然、怨恨与不理解，也看到她紧绷的嘴角透露出自私。我了解她，如同一个男人必定会了解同一屋檐下的女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三年半过去了。我熟悉她的懒散，她施展魅力时惯用的伎俩和方法；我熟悉她的嫉妒与自私，以及她说谎时手指紧张的小动作。现在，她被剥去所有的光环后，我才意识到，我由于一时糊涂，竟然把自己和这样一个志趣与己相悖的陌生人不可分割地绑到一起。

因此，在部队开拔的这天早晨，我对我们的目的地毫不关心。我还会继续自己的工作，但能奉献给军队的只是默默忍受罢了。我们接到命令，九点十五分准时在附近的铁轨支线登上火车，并把当天剩余的口粮放进背包带走。这就是我需要知道的一切。副连长带领一支先遣小分队走了。连队的储备物资也在前一天整理打包完毕。胡珀被派去检查营房。七点半，全连列队集合，装备包都堆在营房前面。自从1940年一个令人疯狂而振奋的清晨，我们误以为自己即将踏上保卫加莱的征途后，这样的换防行动发生过多次，我们每年都要换三四个地方；这一次，新来的指挥官特

别强调“安全”的重要性，甚至让我们费时费力地把军装和交通工具上所有可辨别身份的标志都取下来。“这是实战状态下很有意义的训练，”他说，“我如果发现有军妓在那边等着我们，那我就知道，有人泄密了。”

伙房冒出的炊烟飘散在晨雾中，整个营地尽收眼底，就像一个由众多捷径组成的毫无规则的迷宫，尚未完工的房屋坐落其上，很久以后才会被考古学家挖掘出来。

代号“青鳉”的发掘行动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证明20世纪城市奴隶社会与紧随其后的部落无政府状态之间的联系。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一个高度文明的种族，他们能建造复杂的排水系统和永久性公路，但被低端种族超越。

我想，在未来的某一天，专家们也许会这样写吧。接着，我转过身，跟连军士长打了个招呼：“胡珀在吗？”

“我整个早上都没见过他，长官。”

我们走到被清理一空的连指挥部。我发现，在营房设施损失清单完成后，又有一扇窗户碎了。“夜里被风吹掉下来了，长官。”军士长说。

（所有的破坏都可以归咎于这样的原因，或者“是工兵演习弄坏的，长官”。）

胡珀出现了。他是个面色蜡黄的年轻人，头发从前额一直梳到脑后，没有分开。他说话时带着单调的中部口音，进入连队才两个月。

士兵们都不喜欢胡珀，因为他对自己的工作知之甚少，有时

还会在稍息时喊某个人的名字，比如“乔治”。但我差不多算喜欢他，这主要是因为在他来的第一天晚上，在食堂发生的一次小意外。

当时，新上校和我们相处还不到一周时间，我们都不清楚他的脾性。他在休息室里喝完一杯又一杯杜松子酒。他第一次注意到胡珀时，已经醉了，有些吵吵闹闹。

“赖德，那个年轻军官是你的人吧？”他对我说，“他的头发该剪了。”

“是的，长官，”我说，他的头发确实需要剪了，“我保证会让他剪掉。”

上校喝了更多杜松子酒，盯着胡珀，用大家都能听见的声音说：“天哪，他们现在给我们派的都是什么样的军官哪！”

那天晚上，上校就是不放过胡珀。晚饭过后，他突然非常大声地说：“在我原来的团，如果有年轻军官是这副模样，副官们死活也要帮他把头发剪掉。”

没人对这一提议表现出兴趣，我们毫无回应似乎惹怒了他。“你，”他转身对A连一位正派的小伙子说，“去拿剪刀来，帮那位年轻的军官把头发剪了。”

“这是命令吗，长官？”

“这是你长官的期望，据我所知，这是最容易执行的那种命令。”

“好的，长官。”

于是，在冰冷而尴尬的气氛中，胡珀坐在椅子上，脑后的头发被剪去几刀。闹剧刚开始，我就离开了休息室。后来，我为胡珀的遭遇向胡珀致歉。“这样的事在团里并不经常发生的。”

我说。

“哦，没关系，”胡珀说，“这点玩笑我还受得起。”

胡珀对军队不抱任何幻想——或者说，不抱任何特别的幻想。他仿佛隔着一层模模糊糊的迷雾观察整个世界。他来参军并非自愿，而是被迫。他竭尽所能，试过所有办法，想要延期服役，但未能如愿。他接受这样的结局，他说：“就像接受麻疹一样。”胡珀不是浪漫主义者。他小时候不曾骑过鲁珀特王子^①的骏马，也没有在克珊托斯河岸^②的篝火旁坐过。我在胡珀这个年纪，已经没什么能让我热泪盈眶，除了诗歌，以及学校里教的能让学生和老师都泪如雨下的印第安人苦难故事。可是胡珀常常流泪，但绝不是因为亨利五世在圣人纪念日的演讲^③，也不是因为塞姆皮雷的墓志铭^④。他接受的历史教育中，没有什么关于战争的内容，只有大量关于人道立法和近代工业变革的细节。对我来说，加里波利、巴拉克拉瓦、魁北克、勒班陀、班诺克本、龙塞斯瓦利斯、马拉松、亚瑟王倒下的西部战场——以及数百个这样古战场的号角声总能穿越历史的长河，带着少年的勇气，以无比清晰又无可抗拒的力量，召唤现今处于百无聊赖又混乱不堪状态的我。但对胡珀而言，这样的声音毫无意义。

我把最简单的任务交给他都不放心，但他很少抱怨。他无比看重效率。有时，他根据自己相当有限的从商经历，说起军队对

① 鲁珀特王子（1619—1682），英国内战时期很有才华的保王派指挥官，是著名的将军、科学家、殖民总督和业余艺术家。

② 是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提到的位于特洛伊附近的一条河。

③ 莎士比亚名著《亨利五世》中国王亨利五世在战前所做的一段动员演讲。

④ 希腊诗人西蒙尼德斯为塞姆皮雷战役中牺牲的斯巴达三百勇士所写的墓志铭。